

貞松老人遺稿

集
蔕
編

辛巳閏月望日

王季烈



集蓼編

幼罹窮罰壯值亂離顛沛餘生忽焉老至念平生所懷百未一償而憂患歷更譬如食蓼之蟲甘苦自喻初不必表白於人惟念兒子輩丁此身世閱歷太疏故書以示之用資借鏡我雖學行遠愧昔賢亦粗足爲後昆表率且自叙語皆質實較異日求他人作表狀以虛辭諛我不差勝乎辛未秋貞松老人書於遼東廬居之歲寒堂

予家自 先曾祖由上虞僑寄淮安至予凡四葉同治丙寅六月二十八日子時生於淮安南門更樓東廬居乳名玉麟稍長 先府君名之

曰寶鉅後赴紹興應童子試乃改名振鉅字之曰式如入學後又改名振玉字叔蘊上有兩兄予行居第三生而羸弱五歲始免乳是年入塾從山陽李岷江先生導源受學一歲之中病恆過半故讀書之時少但

先王妣方淑人督課嚴非病臥牀蓐亦令在塾靜坐聽諸兄讀書往往能默記七八歲師爲諸兄講授遂略通文義師賞其早慧而慮其不壽謂 先府君曰此子若得永年異日成就必遠大 先王妣亦器異

之過諸孫

先王妣治家嚴肅予幼時生長春風化雨中故性至馴順不爲嬉戲以多病九歲始畢四子書十三始竟易詩書三經蓋十歲後病日有加輟讀之日多是時初學爲詩文及小論師頗賞其有藻理十四五讀禮記春秋尙未竟十六乃習制舉文是歲三月先府君送兩兄返里應童子試命偕往時八股文甫作半篇耳途中病作至杭而劇蓋平日嘗病喉腫至是復大作水漿不能下咽者十九日延淮安醫吳朴臣治之下以大黃得大便乃能食飲病時學使太和張霽亭先生漢卿已定期案試紹興先府君欲令僕送兩兄返里就試留伴予在杭醫療適孝貞皇后上賓國卹停試而予病亦愈乃以五月初赴紹應試試畢先伯兄入上虞縣學第二十四名予第七名

入學之年予制舉文尙未成篇臨試強爲之疑必不入格正場前考經古試盧橘夏熟賦學使置予卷第一尋疑童試不應有此作乃拆彌封見年方十六益疑之正場提堂面試並出賦卷令講釋無誤疑始釋試

畢偕諸生面謁師詢平日所學甚悉並告以致疑之事且勉之曰予歷試諸郡未見才秀如子者然子年尚幼歸家多讀書以期遠到不必亟科名也嗚呼師之所以期予者厚矣

是年先府君以質庫折閱逋負山積及試畢返淮安數月得藩司檄委署江寧縣丞遂往就職兼謀避債攜仲兄侍左右以伯兄天資淳厚乃命予佐先妣主家政予少時足不踰書塾罕接外人至是府君將債單並令司田租者山陽程西屏一一與予接洽予閱單不勝惶駭汗出如漿初見司田租者如接大賓幾不能措一辭久乃相習予自揣才力恐不能勝然但可以紓府君之急不敢不唯唯於是畢生憂患自此始矣

先伯兄仲兄均幼聘清河王氏女是年倩冰人來催娶先妣以兩兄均年長勉應之遂諏吉季冬典質將事杼柚已空至除夕之晨先妣至予書齋謂歲暮祀先尚蕭然無辦命速爲計因相對雪涕予乃急奔走稱貸至日昃乃得錢四千於是始度歲明年三月長姊嬪於山陽何

氏又黽勉將事此爲予男女兄弟婚嫁之始以後間歲有之加以債家
日聒於前有攜家坐索累月不去者於是 先妣心力盡瘁無餘矣哀
哉

光緒壬午爲鄉試大比之年力不能赴試 先府君以日者推予命謂
當得科第官京曹諭勉爲此行乃同伯兄往試畢紆道至白下省視
先府君因流覽書肆見粵刻皇清經解無力購買鐙下爲 先府君言
之 府君乃以三十千購以見賜予自入邑庠爲弟子員自慙經書尙
未畢乃以家事暇補習至是得此書如獲異寶聞先輩言讀書當一字
不遺乃以一歲之力讀之三周率日盡三冊雖觀象授時疇人傳諸書
讀之不能解亦強讀之予今日得稍知讀書門徑蓋植基於是時也
予自習訓詁考訂之學於制舉文未能兼驚然以 先府君屬望殷遂
從山陽杜賓谷先生 兼寅 受學家事旁午兩月間才作三藝其一爲肫
肫其仁三句予詳審書旨意謂其淵其天乃狀仁之高深仁無可象故
以天淵喻之猶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亦喻道之高深上下無所不居先

生極贊文字之佳而謂三句當平列方合作法予乃嗒然若喪益知所謂中式之難越數科至戊子再試歸而大病瀕死自是乃絕迹於棘闈矣

予自十七歲始率晨興卽接見債家奔走衣食晚餐後始得讀書每夕貯膏盈盞復貯膏他器以益之及盞與器中膏盡則晨雞已唱矣始匆匆就寢一小時而興如是者一年癸未夏乃得不寐疾每一瞑目則一日間語言行動輒歷歷於方寸間往而復來貧不能謁醫任之自然羸瘠日甚至翌春乃漸愈 先妣及先伯兄疑有他故急爲議婚及次年孟夏首妻范淑人來歸予時尚不知牀簀間事於是前疑乃釋

予授室後不寐病初愈且資稟素弱讀放翁小炷留鐙悟養生之句有所會故未逾月卽別置小榻獨宿後遂以爲常室小僅方丈許每夕讀書榻上置卷帙范淑人屏當案上物俾得展閱己則持衣物側坐縫紉兒啼則往撫之予丙夜就寢淑人必爲予整書卷理衾枕始伴兒眠往往匝月不通一語恐妨予讀也噫今日更安得見此賢明婦人耶

淑人廣東連平人王父驤江蘇知縣考玉麟候選光祿寺署正妣顏安人淑人長予一歲年二十來歸恪循婦道值吾家中落斥裝佐饗殮井臼浣濯刀匕乳哺之事無不自任之無怨色及先兄不祿淑人出所御金練易錢乃得入斂予益服其明大義家人亦莫不嗟歎而嫂氏顧以爲市恩沽譽於是家難遽興乃益無生人之趣矣

自先伯兄逝後生計益窮一門之內氣象愁慘終歲如處冰天雪窖中時先王妣深以株守爲非計私戒予曰門祚至此異日能復興者汝耳汝母以田產由我辛苦手置誓死不忍割棄一稜志固可嘉然愚亦甚矣亟宜棄產之半以還急債俾汝得負米四方門祚之興乃可望也若母子相守卽併命亦何益汝婦賢明必能佐汝母可無內顧憂汝幸從我言吾且爲汝母言之顧當時米價賤一石才二千錢穀價半之田不易售先王妣旣以告先妣先妣許予外出私念出將何之姑至金陵謀之先府君予婦乃質衣物得千錢附錢船往旣至先府君爲言方今謀食者多於牛毛有仍歲處謁舍尙未得一枝棲者汝貿

然來此冀以旦夕遇之耶既至且留數日歸耳予聞之且悲且喜喜者終不忍以艱鉅獨詒吾母悲者天壤之大竟無一負米之處也爲之

方寸如割驟病日

歷兩旬乃愈左
日從此遂覺

於是留三日復附他舟歸方予行後

適有往金陵者予婦以敝衣質百錢手製一錢帑置其中寄予備旅中匱乏至則予已行矣予既歸不得已乃謀爲童子師得山陽劉氏館歲脩二萬錢此爲予謀食之始已而移帳邱氏及丹徒劉氏先後凡五六年館穀以漸加豐然終不逾歲脩八萬錢

當是時予薄有文譽嘗爲人捉刀作書院課卷予姊夫何益三孝廉

福

謙

嘗以孝廉堂經古卷屬予代作詩題爲桃花魚得桃字予用毛詩傳

魚勞則尾赤語有賴尾不緣勞句時校閱者爲清河崇實書院山長南

豐劉慈民先生

序

於此句加抹闌上批杜撰二字予意詩雖不佳然非

杜撰偶爲整屋路山夫大令

暨

言之不知大令固與劉君舊交也一日

慈民先生忽過訪予頗訝其無端及接見先生曰欽君淵雅故專誠拜謁且謝失檢之咎世之山長有並詩傳亦不知者尚可抗顏爲人師乎

實因衰病遣他人閱之竟不及檢點咎實在予幸山夫爲予言之且喜因此誤得與足下訂交此後試卷卽請代閱當割歲俸以共菽水可乎予惶恐遜謝先生不可曰契友中無通人可託故以託某孝廉致詒笑柄幸君爲老朽代庖俾不致再詒誚則爲幸多矣予不得已允之然孝廉堂應試者多父執恐滋物議乃請先生祕之爲閱卷年餘而却其饋因先生歲入固不豐也先生以爲歉時適海州修方志先生乃因淮揚道謝觀察元福薦予於州牧觀察爲先生門生州牧又觀察門生也

先府君時權判海州予往省且擬就聘至則州牧邀予飲并集州紳商志例予謂舊志出唐陶山先生仲冕手體例甚善不煩別作但爲續志

可矣坐中有石室書院掌教嘉興姚君士璋謂舊志亦多疏誤宜別撰

予曰舊志有疏誤別爲補正數卷何必改作州牧爲軍功出身不知所可否以予爲其師所薦躋予議諸紳聞之亦不懌予歸以告先府君

府君爲言志局一席姚山長已與州紳有成議而州牧忽聘兒宜其不悅兒若就聘此後掣肘必多矣予乃恍然亟託辭却聘歸今日書之

以志前輩虛衷可佩且以記予當日所遇之輒窮也

予家無藏書淮安亦無書肆每學使案試則江南書坊多列肆試院前
予力不能購時時就肆中閱之平日則就人借書閱後還之日必挾冊
出入當日所從借書者爲姊夫何益三孝廉丹徒劉渭清觀察

夢熊 盩

厓路山夫大令清河王壽護比部

錫祺

山陽邱于蕃大令

崧生

吳縣蔣

伯斧學部

黼

予服習經史之暇以古碑版可資考證山左估人劉金科

歲必挾山左中州關中古碑刻至淮安時貧不能得乃賃碑讀之一紙
賃錢四十遂成讀碑小箋一卷又雜記小小考訂爲存拙齋札疏一卷
予婦脫簪珥爲予刻之此爲予箸書之始尋德清俞曲園太史

機

采予

札疏中語入所著茶香室筆記中於是海內多疑予爲老宿不知其時

甫弱冠耳

予自授徒後課餘輒以箸書自遣經史以外漸及小學目錄校勘姓氏
諸學歲必成書數種然是時年少氣盛視天下事無不可爲恥以經生
自牖頗留意當世之故雖處困志不稍挫好讀杜氏通典及顧氏日知

錄間閱兵家言及防河書自河決鄭州後直魯豫三省河患頻仍及張勤果公驥撫山東銳意治河而幕中有妄人某假買讓不與河爭地爲說謂須放寬河身上海籌振紳士施少欽等至欲以振餘收買河旁民地以益河身予聞而駭然謂今日河身已寬再益之則異日漫溢之害且無窮乃爲文萬餘言駁之丹徒劉君渭清見予文以寄其介弟鐵雲驥時鐵雲方在山東佐河事予與之不相識也鐵雲見予文乃大驚歎以所撰治河七說寄予則與予說十合八九遂訂交焉且爲予言於勤果勤果邀予入幕以家事不能遠游謝之然當日放寬河身之說竟以予文及鐵雲說而中輟此亦予少年時事之可記者也

自丙戌家難起予幸以授讀故晨出夕歸歸卽屏當家事絕無餘暇雖有聞見亦以聾瞽處之予婦則日處閨中無可避免所遇則怡然順受然隱痛深矣自年二十來歸九年間凡生男女各二皆自乳鞠長男出嗣先兄次男生而不育長女幼多病撫育至勞及次女生產後遂致疾至壬辰三月卒以勞瘵亡是年冬嫂王氏亦病瘵卒相距不一歲也逮

歲末雙榼並舉同殯於南郭外之五里松成子莊

淑人明達有先識嘗語予曰吾家雖中落以夫子學行必再興門戶但妾賦命薄恐不能終事君子耳老母半生苦節未答劬勞諸弟必不克負荷念之滋戚異日將以是累夫子矣予驚其言不祥曰是何言人生禍福安可逆知使他日果如卿言者必不孤所託君聞而慰謝彌留時更言之及君亡後十年予履境稍裕事君妣顏安人先後垂三十年幸不負所託嗚呼十載牛衣差可酬九原者僅此而已

予自辛巳佐家政至壬辰凡十有二年是時予男女兄弟婚嫁始畢當先長兄姊婚嫁尙勉力支持及予聘婦益拮据將事勉措十萬錢備禮而已後遂以爲率遣嫁倍之然卽是 先妣之耗心力於子女者已竭盡無復餘矣且每值婚嫁債家益煎逼至予聘婦日債家有芮姓老嫗詛祝於門亟以禮延入賓之始媿而止至是又值死喪之威淑人歿後長男由先妣撫之兩女則寄養外家予乃形影益孤矣

予少時兩值兵事一爲法越之役予尙在塾讀書一爲日韓之役則予

年已二十九時方究心兵家言日陳海陸地圖讀之時我國大兵雲集山海關以衛京師沿海兵備頗虛予慮日本避實擣虛先襲我海軍聞者皆笑其妄乃日本果由金復海蓋進兵我海軍燬焉於是笑者又譽爲先識其實避實擣虛乃兵家之常當時乃以是推先識可謂不虞之譽矣

先妣自連遭兩喪心力兩窮及甲午夏病瘥尙力疾理家政後延綿不愈致成濕溫予時館宿於外先妣不許荒館政令僕告已愈禁予歸省一日私歸省視乃知病勢甚重因留侍左右而誑稱晨出夕歸乃於先妣榻側置一小牀俾大兒宿其上因先妣平日與長孫同臥起也予則晝夜侍疾逾半月疾益篤昏不知人而撩衣摸席諸敗症悉見至乙夜六脈垂絕肢冷至肘予倉皇叩醫者門商進參湯醫者謂病係濕溫不可進參謝不處方予平日深以毀體爲非孝至是計無復之乃翦臂肉授季弟同高麗參兩許同煎以進比雞鳴則肢冷漸回六脈亦復達旦遂發狂乃復延醫進清熱滌痰劑又月餘疾始退臥床者半歲

乃復常予不解衣帶者數閱月方先妣病劇時季妹又以傷寒卒所遇之窮殆非人所堪而予於季妹病不能加意醫藥負咎終身至今回憶猶中腸如割也

予自喪偶初意不復再娶乙未春先妣爲聘山陽丁氏女爲繼室以夏初贅於丁三日而歸丁氏之先蒙古人山陽大河衛籍繼婦考荀山陽廩貢生老儒也方范淑人病亟時語予曰妾一旦不幸君且奈何予曰俟宿累清予職盡當被髮入山耳淑人喟然曰夫子負濟世之志此何可者且子女將如何予曰男由吾母撫之女以託君母淑人曰吾母必善撫兩嬰然吾家人衆何可久長妾意期喪畢夫子卽宜續娶以紓內顧憂若夫子由此遂鰥妾在九原亦不瞑也予曰不慮衣蘆之事乎淑人曰此亦視孺子所遭何如且妾知君必不爾也至是予不敢違先妣命復念淑人遺言遂違初志幸丁淑人性亦溫厚旣來歸卽與謁顏安人母事焉乃攜次女歸然至是予之世網乃益不可脫矣予頻年以館穀資家用所入雖微然時物價廉於饔飧不無小補而債

務仍不能清償自 先妣病後精神不能如前而憂勞未嘗稍減予感
先王妣遺訓乃泣請於 先妣謂宜割產少許以紓急難 先妣許
之乃售涇河岸薄田百畝得錢千餘緡復割越河腴田百畝質於蔣君
伯斧貸錢二千緡以償宿逋之尤急者於是朝夕耳目始得稍寧時我
國兵事新挫海內人心沸騰予亦欲稍知外事乃從友人借江南製造
局譯本書讀之 先妣斥之曰汝曹讀聖賢書豈尙有不足何必是且
我幼年聞長老言五口通商事至今憤痛我實不願汝曹觀此等書也
予竊意西人學術未始不可資中學之助時竊讀焉而由今觀之今日
之倫紀蕩盡邪說橫行民生況瘁未始不由崇拜歐美學說變本加厲
所致乃知吾 母眞具過人之識也

予少時不自知其譾劣抱用世之志繼思若世不我用宜立一業以資
事畜念農爲邦本古人不仕則農於是有學稼之志旣服習齊民要術
農政全書授時通考等書又讀歐人農書譯本謂新法可增收穫恨其
言不詳乃與亡友蔣君伯斧協商於上海勸學農社購歐美日本農書

移譯以資考究時家事粗安乃請於先妣以丙申春至上海設農報館聘譯人譯農書及雜誌由伯斧總庶務予任筆削及戊戌冬伯斧歸予乃兼任之先後垂十年譯農書百餘種始知其精奧處我古籍固已先言之且歐美人多肉食乳食習慣不同惟日本與我相類其可補我所不足者惟選種除蟲及以顯微鏡驗病菌不過數事而已至是益恍然於一切學術求之古人記述已足固無待旁求也

自甲午兵敗後國勢頓挫人心震疊南海康君

有篇

於會試公車北上

時鳩合各省舉子上萬言書首請變法自強並勸強學會於京師是時

亡友錢唐汪君穰卿

康年

以新進士不應

朝

殿試至上海

時務報館聘新會梁君

啓超

任撰述譯歐美報紙載瓜分之說以激厲

人心海內爲之振動予既至上海見士夫過滬江者無不鼓掌談天下事而時務報專以啓民智伸民權爲主旨予與伯斧私議此種議論異日於國爲利爲害是未可知且當時所謂志士者多浮華少實顧過滬時無不署名於農社以去是宜稍遠之伯斧諱焉故在滬十年黯然獨